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二十八回 置產營財葛藟誼重 因金恤玉樛木恩深

話說黛玉請了李紈、鳳姐、探春三個人人在議事廳敘話，各帶丫頭先後到來。原來這議事廳便是從前因鳳姐有病，李紈同探春幫著鳳姐到此辦事的所在。大家坐定，黛玉先開口道：「請兩位嫂子同三妹妹來，不但要把家務瑣碎事件整理個頭緒出來，還帶著幾件正經大事大家商議。瞧匾額上『補仁論德』這四個字，想咱們祖宗勛烈，世代簪纓，聖經上講的『治國必先齊家』，家字所包者，廣睦姻任恤，都是齊家裡頭的事。同宗一脈，痛癢相關，必須有個照應。咱們族中寒素者多，未必各房豐衣足食。前兒回過太太，自爺爺這一輩起，至蘭哥兒一輩止，凡在五服以內，及出服不遠的，開了一紙清單進來。算二十年來，族人之間品行賢劣，材具短長，雖有不同，然亦不可預存愛憎之見，不過由近支推及遠族，分別個差等。咱們既得了這宗，白放在家也不能滋生，不如到南京、蘇、揚地方，或人參局、珠寶鋪、綢緞行，或典當開設幾座，也不為多。開在南京、蘇、揚，從京裡起到南邊，沿途熱鬧碼頭，一處開設一座。咱們來往的人也便易，凡起標運貨，路上更有照應。裡頭支發本銀，先發三等，二十萬兩一等，十五萬一等，十萬一等。族之最近一輩，各領銀二十萬，以次遞減。某人在某處開什麼鋪面，這裡議定了，叫他們各自去幹辦。一年之後，開造管收，除四柱清冊送核每年滋生利息等簿，扣銀股之外，管事人分得一半，聽其支用。其餘收在本銀上，源源子母相生。三年之後，打發人出去查盤一次，比較各處生息，調管大鋪買賣。倘有虧折，許他聲明緣由，或因置貨、脫貨時價值長落不一，或因攪纏重大，利息微細，不夠開銷伙計勞金飯食費用，或有意外事故，此乃虧本有因，尚可原諒，許管事人仍舊，責成下次比較時，將盈補紓。如查有挪移侵蝕等弊，只好撤回另派接管，也不能抱怨了。再發銀五十萬置買上則田畝，派妥當家人去經理，每年所收租息，除春秋祭掃，及修葺墳塋添種松柏樹株外，凡本宗外姻，按服圖內至無服之親，遇有紅白事件無力辦事之家，最近者幫銀一百兩，嫁女減半；白事，尊長幫銀一百兩，卑幼減半，以及疏遠，減至二十四兩為止。至鄉會試年，無論親疏遠近，送鄉試盤費三十兩，會試盤費一百兩，以資鼓勵。再造義學一所，延請名師課讀，凡已開筆，有志向上，無論是否親族，許來附學，每年資助紙筆銀二十兩，經費統歸於租息內支銷。支剩之數，仍就近歸入當舖內生息。再除祭產外，如有良田，盡著置買，立契投稅後，按四季連四尾送驗，先於當舖存項內挪款給價領標歸款。講到家裡的事，大嫂子同三妹妹代管過的，樽節了幾件事，沒聽見有人在背地裡哼了一聲兒。不是如今要議論久遠的話，除開三妹妹，咱們三個人，論理那一個不該操心？但家務事必須有個專責，況且咱們事件又繁，各行當的人也雜，如不責成一個人總理，叫底下人摸不著，這件事該回那一位奶奶。那一位奶奶吩咐了話，沒有關照這一位奶奶，這一位奶奶又那麼樣吩咐了，他們依著辦去，又怕那位奶奶說話；回了那位奶奶說，又怕這位奶奶見怪。諸如此類，倒弄得散漫而無頭緒了。」

說著便向探春道：「三妹妹，你道怎麼樣？」探春正聽黛玉說得井井有條，暗想，先前瞧看，不過吟風弄月，在閨閣筆墨上用工，何曾歷練家務世情？如今聽他這番議論，竟是洞明世務，練達人情，還高出寶姊姊之上。但不知他說管理家務一層，結穴在何處，惟笑而不答。李紈本來忠厚，諸事退縮一步。

鳳姐先聽黛玉引經據典，說得正大光明，已經畏服，後來議論家務，更近情帖理，又見黛玉只問探春，便不好插入一句話來。

黛玉見他三個人默默，又道：「二位嫂子別多心，不如趁早把這句話講明了。前兒起出來這宗銀子，雖是鑿我的姓名，但我的身子已到了這裡，這身外之物自然也是這裡的東西，可公而不可私的了。前兒起出來就該放在外邊庫上，何必堆在園子裡頭？後來說是太太的主意，過兩天搬出去也是一樣的。講到東府裡，自然遠了一點不用說，至於環兄弟、蘭哥兒，再二嫂子恭喜有了姪兒，總是一樣的。前兒聽說二嫂子要辭了太太回那邊去，不知存的什麼意見？我也早知道咱們這幾年支的空架子攔不住，如今手頭不用

說是舒展的了，不過多操一點心。二嫂子算熟手，還得借重二嫂子一個人把持，碰著事情忙的時候，還有大嫂子，我也幫著是應該的。這會兒別說我敢來煩二嫂子呢，現在有老太太這裡的事情，分得出個彼此來嗎？」

鳳姐未及開口，探春先笑道：「我今兒服了林姐姐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莫非先前你不服我嗎？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早就誇你會說話，據我看起來，不過是詼諧鬥口之間，詞鋒銳利壓人，從來沒聽見你議論過正經大事。今兒才顯出你的經緯學問來，怎麼不叫人敬服呢？」

不說探春和黛玉的話，講到鳳姐，素來好強。前在王夫人跟前告辭，原非本意，今聽了黛玉這番話，又感激又愧悔，滿心欲允，又未便允出口來，欲待推遜一番，一時想不出幾句對得住人，又不丟了自己身份的話來。把一個伶牙利齒的王熙鳳急得汗流浹背，不免將近來身子不能耐勞，要妹妹疼顧的話支吾了兩句。還是探春替他滿口兜攬起來，道：「林姊姊的話已說到盡情的了，竟是那麼著，二嫂子勿再推辭。」李紈在旁也順著探春說了幾句，鳳姐當下應承。

黛玉又道：「先前領對牌支銀，還不免有些參錯，據我想來，對牌之外須得加具領紙。比如外邊要支領那一宗銀子，先把款項銀數填寫領紙，送到帳房查核，倘或款項不清，或銀數浮開，先由帳房駁回另開，再送核正用戳，然後帶了領紙來請對牌，裡頭留下領紙，登了內帳，再發對牌。倘如帳房徇情，還許裡頭批駁。」探春接口道：「這樣辦法自然越發有個稽察了。」鳳姐也道：「妹妹細心，想的周到，那麼好。就定了章程，以後照著行去就是了。」黛玉又道：「咱們家往來王親公侯以及紳士，自宗族以至交遊，既有高下親疏之別，自有等數厚薄之分，及日常飲食動用，年節祭祀宴會，總照舊章辦理，不過再加豐厚些，內中有該斟酌之處，不妨大家商量。還有些話，等外邊送了冊子進來再講。」

當下議事已定，各自閒坐說話。見平兒拿了一紙藥方來回鳳姐，李紈問道：「巧姐兒又是怎麼了？」鳳姐道：「正是呢，昨夜發了一夜燒，直到天明才睡著。」黛玉道：「昨兒下半天，小紅引了姐兒在我院子裡和小丫頭們撲蝴蝶兒玩，我把小丫頭子吃喝著，別同姑娘玩。」鳳姐道：「就是那會兒回到家裡來嚷著熱，把衫子都脫了，想是著了些涼，真淘氣呢。」黛玉笑問道：「昨兒小紅回去，那句話可提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正是這句話，我要打發平兒去告訴妹妹，偏生姐兒要接大夫，姨媽那裡又打發人來兜搭住了。這會兒告訴你，頭裡太太惹老太太生了一場氣，那是該的。前兒妹妹和我說的話，我是十拿九穩去和太太說了，也沒有碰釘子，再不料那一個倒拿起腔來，天底下竟有這種糊塗蟲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們的話我還聽不出點蹤影，又是什麼老太太碰釘子生氣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是陳年的話，拉扯上時新話在裡頭，怨不得大嫂子糊塗住了。」黛玉接口道：「大嫂子聽我們再講下去就明白了。」又問鳳姐：「你去回了太太，太太怎麼樣說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我見了太太，簡截說是有一件事來求太太，並不是寶兄弟有什麼私心，就把你的話細細告訴了太太，太太道：『也使得，就怕寶玉屋裡的人太多了，老爺知道要說話。』我又回道：『寶兄弟如今已成了家，又發了鼎甲，點了翰林，也要替皇上家辦事的人了，難道還像先前小孩子脾氣，盡仔在丫頭淘裡胡鬧？就是屋裡多放幾個人也沒相干。』太太便道：『既是林姑娘的好意，聽你講起來還有這些緣故在裡頭，揀一個好日子叫他過來就是了。』那時候他在裡間屋子裡，聽見就哭起來。我叫他出來，當著太太面前問他，又不哼一聲兒。妹妹，你說，這不是癩蛤蟆吃著了天鵝肉還嫌腥呢。若說寶兄弟，別說要太太屋裡一個丫頭，誰借給我一張上天梯，跑到月宮裡頭告訴了他們，怕月裡嫦娥不跟著我走呢！」李紈、黛玉聽了都笑起來。李紈又道：「到底寶兄弟要不要，別你們在這裡兩頭忙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大嫂子說的好明白話，寶兄弟這個人還怕貪多嚼不爛的嗎？」

黛玉正要回答鳳姐的話，見紋紋急忙走進回黛玉道：「剛才二爺換了衣服，說暹羅國進了什麼貢物，裡頭賜宴，今兒回來未必早，請奶奶先吃晚飯，別等二爺。還有一張未完的詩稿壓在書榻子上頭，請奶奶回去瞧瞧，高興就讀了下去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是什麼要緊事，也值得趕來當一件事回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們看，寶兄弟有了這樣正經事，還有閒工夫留心到這些上頭。先前叫他『無

事忙」，如今竟『有事閒』呢。」鳳姐瞧著黛玉笑道：「那是掛他二奶奶，生怕耽誤了晚飯，才不忙呢。「說得黛玉臉上一紅。李纨把話岔開道：「三妹妹沒言語一聲兒，不知什麼時候走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二嫂子怕碰釘子的時候就走的。」鳳姐道：「正是，咱們也該散了。」一面又向黛玉道：「我叫平兒再去探他一個准信回報你。」說著，大家站起身來，外面伺候的媳婦們爭先上前打起簾子。三個人出了議事廳，李纨與黛玉自回園去。

鳳姐立刻到王夫人處，回明了黛玉這番話，並仍要他管理家務一節。王夫人聽了歡喜，不免又抹了抹鳳姐幾句。王夫人又去告訴了賈母，賈母深悔從前不早把黛玉配給寶玉，可笑並沒一個人在我跟前提起，未免又抱怨一會。再想到黛玉洞明大義，頗有作為，仍托鳳姐管理家務，妯娌和好，財喜重重，這榮府裡越發該興旺起來，便把已過之事都擦開了。

不說賈母心上的事，再講黛玉回到瀟湘館，麝月便在書榻上取下一張箋紙送與黛玉，見題是《詠白虞美人》，寶玉寫得七言兩句在紙上，黛玉便命雪雁研墨，提起筆來續成一首擱在旁邊。叫雪雁取出前兒太太那裡送來這一張單子，看那上頭，按照宗圖開寫支派遠近，一目瞭然。除了代儒、代修、賈赦已上了歲數，各有子孫接手家務不算外，其餘賈芸、賈薺、賈芹、賈菖、賈菱五個人，論支派雖親疏不等，向來常在府中走動，比別的宗族不同，就定了賈芸等五個人，各領銀二十萬兩，近在京城內外開設典當、金珠、人參局五座。賈琮、賈璉也各領銀二十萬，到南京開當舖、綢緞局。賈珩、賈琮各領銀二十萬，到蘇州開銀樓、綢莊。賈珠領銀二十萬，到揚州運販福建、安徽等省發商茶葉。賈瓊、賈璘各領銀二十萬，到天津會置運洋貨。賈榮、賈萍、賈藻、賈蘅各領銀十五萬，賈芬、賈芳、賈藍、賈茵、賈芝各領銀十萬，在於山東泰安、沂州、江南王家營子、清江浦等處碼頭，或當舖，或六陳，或雜貨，因地制宜，懋遷營運。統共二十一人，該支發本銀三百五十萬兩。黛玉使用筆批定，叫丫頭把單子送交鳳姐處，請賈璉回明王夫人，再邀族中到府議定，然後支發銀兩。又催鳳姐派人，將園內所放銀兩搬運貯庫。鳳姐自與賈璉商量，大家用心料理。

賈璉因意外得了這宗藏銀，自然手頭寬裕，心上先已盤算該還那幾宗欠項，贖回那幾處房屋地畝，已興頭到十分，便喚小紅燙酒。平兒在西屋裡哄騙巧姐兒才吃了藥，聽得賈璉叫小紅燙酒，便走出來端正杯箸伺候，賈璉喝了幾杯，仰著脖子好笑道：「可惡這一班勢利小人，如今可不受他們的氣了。不過約的日子遲了幾天，狠巴巴的就叫倒票九扣三分，利上還要盤利。打量我是窮一輩子的了，明兒就叫這班七羔子來，一如一二的清了，他們還敢來咬我璉二爺的雞巴？」鳳姐聽了好笑道：「這也犯不著生氣罵他們，放債原是圖利，有銀子還了他們，自然不來叨啞你了。」賈璉道：「敢仔你也是個愛剝人皮的人，自然說這話呢。」鳳姐歎道：「咳，我盤剝來這些銀錢，自己使著了一齣咬嘴嗎？如今我也看破，再不乾這些事了。今兒聽了林妹妹的話，越發悔得我置身無地。」賈璉問：「林妹妹又說些什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就是園子裡送了這宗銀子，明明是他的東西，他要置買祭田義產，發給族中營運也罷了，還說是咱們家公共的物，並沒分個彼此，要我接管家務下去。」

以後咱們存了一點私心，還算個人嗎？」賈璉笑道：「黃鸝子難免不偷雞。」鳳姐啐了一口道：「這會兒也不用與你分證，底下你瞧著罷。」這裡賈璉與鳳姐的話，暫且按下。近日寶玉娶黛玉之後，又收了晴雯、紫鵑，黛玉看待紫鵑，竟似姊妹一般，與晴雯亦極其和藹親密。這一天寶玉應召出門去了，紫鵑、晴雯兩個在怡紅院吃了晚飯，仍到黛玉處坐著閒話。紫鵑問道：「二爺今兒回來怕不早呢。」黛玉道：「那也論不定，倘宴畢還有獻詩賦的事就有時候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頭裡老爺只是抱怨二爺不肯唸書，不知生了多少氣。寶姑娘也時常勸二爺用功，就只姑娘沒有說過二爺，所以我們常聽見二爺說起，惟有林姑娘是我的知己。如今說句公道話，到底二爺何曾好好的念過幾年書？可見一個人要做官，也不在乎唸書。」

還是姑娘見的透。」黛玉道：「人與人不同，你不知二爺這個人是有風緣的。若講平等，一個人不用唸書就有官做，那是沒有。」晴雯道：「別說老爺管教二爺的嚴，便是襲人也時刻咕唧著，倒像將來這頂鳳冠是他頭上有分的。如今二爺做了官，他倒先走了，這也想不到的事。正要告訴姑娘，今兒襲人的嫂子進來，在老婆子們屋裡坐了好半天，說襲人這幾時越發哭的人都脫了形了。」

晴雯話未完，只聽見院子裡老婆子說：「二爺回來了。」旋聞靴聲橐橐，晴雯、紫鵑連忙上前打起簾子，見有兩個小丫頭打了一對五彩玻璃燈，後面老婆子拿了東西，紫鵑接過，認得那老婆子、小丫頭是老太太屋裡的人，便讓他到廂房裡去喝茶。這裡黛玉起身道：「探花老爺回府了，當年翰林院應召撤金蓮燈送回，今兒這一對燈可應了古典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裡的話，我回來先到老太太那裡，見我有了這些賞賜，老太太喜歡，叫他們掌燈送我到太太屋裡給太太看了才回來呢。我給假的人，本不能預宴，那是格外恩典。我先到內閣裡，因軍機處議奏海疆奏凱善後事宜，等了好半天才有旨諭下來。賜宴畢，又命賦『化被聶耳五言八韻排律一首，我忘了』聶耳兩個字出典，幸虧甄寶玉也在，我問了他才潦草完了事。」黛玉道：「聶耳國在無錫國之東，懸居海中，出於《山海經》上。」寶玉道：「典雖不僻，我在這些上頭就不大留神，一時那裡記得起呢。」

說著到書桌上亂找，麝月道：「不在這上頭了，那桌子上硯台底下壓的不是嗎！奶奶又寫了好些在上頭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替我續上了嗎？」說著便轉身取了詩稿，且不看詩，道：「我今兒從蘅蕪苑走過，見山崖蘿薜倒垂之處，開出這一種異樣的花來，靜同梨夢，清比梅芬。記得同妹妹埋花的時候，任憑園子裡頭的奇葩異卉，那一樣花瓣兒不從咱們手裡經過，沒有見這種花。可巧葉媽走過，我拉著問他，說是紅的變種。我想這個所在是寶姐姐住的，這花忽然變了顏色，莫非為的寶姊姊緣故。」黛玉道：「一樣花並不是只開一樣顏色，比如牡丹，黃的、紫的多，一般也有黑的、白的、梅花白的多，櫛翠庵前又開了紅梅，那裡就附會到寶姊姊身上去！你不明白開花的緣故，何不去問問花神呢。」寶玉怔了一怔，黛玉指著晴雯笑道：

「花神就是他，你頭裡不是說他去做了芙蓉花神嗎？」寶玉才會過意來，道：「別說笑話了，瞧詩罷。」黛玉道：

「我還要改兩句。」說著，提起筆來改了末後兩句。寶玉接過，先從自己起句念道：

誰把靈根下栽，東風惹恨見花開。

綺衣殉國春無主，香骨埋紅玉有胎。

淚灑不曾消粉靨，夢回只合駐瑤台。

蘅蕪苑外迷離月，倩影亭亭約伴來。

念畢道：「這個題單用些綺袂、素裳、冰心、玉骨，切那白字，最易混到詠梨花、梅花上去。擦開白字，又剛是詠虞美人了。比如咱們先詠白海棠的字樣用到這上頭便不貼切。我籠統起了兩句，底下便無思路，妹妹續的『綺衣殉國這一聯，是此題絕唱，一收也有意味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也不見得。」黛玉又與寶玉講了一會詩，晴雯、紫鵑自回怡紅院去。黛玉便帶了雪雁把賞賜物件珍藏好了，然後進房卸妝。不知寶玉在何處住歇，有無可敘之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